



感悟人生

# 花木灵性知人意

刘云道/文

在我的办公室里，临窗长着一株盆栽的鹅掌柴，树形高大，虬枝旁逸，甚是惹人喜爱。这株鹅掌柴是我岳父亲手栽植的，2009年任丘老家的房子拆迁改造时，我把这盆诱人的花从小县城带到省会，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内，白天晚上编版出报，闲暇之余，便常常欣赏它的绿色。我喜欢它的那身绿，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，因为这绿色与我曾经穿过31年的军装的绿色很相似。尽管已离开军营多年，这份绿依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向往。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偏爱。

查资料可知，鹅掌柴为常绿灌木，掌状复叶，深绿色，有光泽。圆锥状花序是热带、亚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林常见的植物，适宜放在书房和卧室，能净化空气，叶片可吸收尼古丁和有害物质，它每小时能把甲醛浓度降低大约9毫克。正因为它有这么多优点，所以我对这盆鹅掌柴视若珍宝。2010年以前，我在日报编辑部工作，办公室在阴面，它长势不太好。后来，它跟随我到晚报编辑部工作，办公室在阳面，阳光充足，鹅掌柴长势喜人，越发茂盛起来，原来的单枝，竟向着树木的目标生长。编辑记者们到我办公室来，看到它也会不时赞叹一番。

然而，有一段时间，鹅掌柴萎靡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与岳父的去世有关。

岳父酷爱养花和绿色植物，这株鹅掌柴就是他最喜爱的绿植。岳父只有小学毕业，1935年12月出生，八岁丧父，由母亲带大，故早早自立。18岁就参加了工作。曾任建国初期的区秘书，县检察院检察员，卫生局会计、民政局会计直到退休。岳父心地极其善良——他像春蚕，春蚕到死丝不断，留赠他人御风寒；他像蜜蜂，蜂儿酿就百花蜜，愿留香甜满人间。他凡事总是先为别人考虑，决不予欠别人一分一毫，在家族及十里八乡威望颇高。

岳父多才多艺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琴棋书画无所不晓，人活得雅致。他的琴技已超琴师水平，楷书有很深的功底。我被岳父身上散发的文化魅力所折服，生活之中我们有共同的语言，也有了更多的交流。岳父喜爱花草，是因为他性情好，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雅致，所以花草对他也有感情，在他的精心照料之下，花草都长得很好，开得茂盛。

2015年6月3日，岳父患直肠癌去世。从发病到去世仅三个月的时间。老人的离世让我们全家人心情黯淡。在岳父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，这株鹅掌柴似乎也感觉到了，一段时间内长势不好，也许是为岳父的病情担忧吧。我觉得不仅人与动物之间性灵相通，人与植物之间也是心有灵犀的，也可以感知生命的重要和存在。自岳父住进医院开始，鹅掌柴的叶子便逐渐干枯，到了七月，鹅掌柴的叶子全掉光了，树没有了叶子就像人没了头发一样，光秃秃的，只剩枝丫，不到落叶的季节突然就有了垂败的感觉。我误以为它是缺水，就更多地浇水，但是浇水也不行，急得我多方寻找办法，又是问人又是上网查询。我有一种信念，一定要让鹅掌柴再次焕发生机。我不忘定期浇水，不使它干枯，我知道只要有充足的水分，它会重新焕发蓬勃生机。还好，今年春天，鹅掌柴慢慢恢复了它的生机与活力。

这株鹅掌柴就像我的心情一样，很长时间萎靡不振。在我家人的心里，仿佛岳父没走，音容宛在，孩子们在念叨着姥爷，我也在想念着岳父，那种翁婿之间的亲情时时让人回味。岳父去世三个多月后，全家人在泪水中度过了一个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中秋节。我挥泪写下了《七律·望岳父》：“中秋之夜思悠悠，明月何故不上楼？含泪举杯望星空，最亮那颗在招手。岳父大人慢些走，再让女婿敬杯酒。祝福天堂无病痛，饮酒拉琴乐无忧。”鹅掌柴善解人意，与我们共同沉浸在伤痛中。时间让我们对岳父的思念沉淀于心。我们不能过分伤悲，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，我们还要坚强地生活，而坚强地生活才是对岳父最好的怀念，才能让他天堂安息。

心随时转。一些伤痕伤痛随着时间流逝会逐渐减轻消弭。鹅掌柴和我们一样，它的叶片又恢复了当初的茂盛，枝干如今也长到快接近房顶了。它似乎有一个目标，积极地传递正能量。受它的感染，我的精神也更加充沛，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又展现出来。

我觉得，花是有灵性的，和人的心灵是相通的。它懂得自己该为谁落叶为谁撑绿，懂得如何展示生命；它陪同我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，迎来了一个个醉人的晨曦黎明；它见证了年轻采编队伍的高歌与呐喊，艰辛与不易；它提示我什么是涅而不缁，什么叫绿树长青；它分享了我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与创新，旁观了我在平凡岗位的耕耘与收获！

我爱鹅掌柴，爱我的岳父，更热爱爱情的新闻事业！

朝花夕拾

# 狮文化与「睡狮论」

张世斌/文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使我知道欧洲人那么爱狮子。“你们再来德国，一定再带‘中国舞狮’，欧洲人太喜欢啦！”这是我在德国结识的军乐巡演艺术总监安德烈，多次向石家庄高新区给排水公司总经理林自强发出的请求。

这家公司管乐团两次在欧洲演出“舞狮”时，吸引了十多万人观看。每次演出，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，“狮子”翻转跳跃，活灵活现。特别是“狮子”一眨一眨的大眼睛，像是向观众卖萌，惹得前排观众忍不住抚摸它，开心地与之互动。有次演出后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胆怯地跑到“狮子”跟前，好奇地看看狮子头，看看狮子毛，想用手摸摸却又不敢。便跑回到奶奶身边，拉着奶奶给他壮胆儿。看到这可爱的一幕，舞狮演员主动把孩子抱起来，任他抚摸，还和祖孙俩与“狮子”合影。

今年管乐团换了新节目，没带狮子。欧洲人觉得遗憾，所以一再请求重上狮子舞。

欧洲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狮子？是否与拿破仑那句“中国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”的名言有关？实际上，中国人对狮子的钟情则更深远。我十岁前，第一次到老家县城，那天正是元宵节，晚上我同时见到了一静一动两种“狮子”。静的，是石头牌坊柱子前蹲卧着的石狮子，二目圆瞪甚是威武；动的，则是俩人穿狮型服在锣鼓伴奏下，跳来跳去甚是好玩儿。狮子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还会动，像小簸箕一般的大嘴还喷出火焰，好喜人。这是我最早对狮子的认识。

我上小学时和伙伴儿一起下“兽棋”，棋子儿里面大象似乎很大，棋里的狮子、老虎、豹子、狼、狗、猫等棋子儿它都能吃，但唯一最小的棋子儿小老鼠却能钻象鼻子，吃大象。所以，这兽棋里没有最大和最小。可是小伙伴因为谁大谁小总是有争论，主要围绕“狮子吃老虎，还是老虎吃狮子”展开。一方说狮子“大”，另一方则说老虎是“兽中之王”。争执不下时，还脸红脖子粗地找家长、老师评判。不知找了多少次，评了多少回，始终也没争出高下。

再大些，我知道官府大门口，大户人家大门口，用石狮子把门，是辟邪，是镇宅，是国人的讲究，是传统文化，这种传统文化也渗入在民间的日常。比如，每逢佳节，各地都有民间乡艺舞狮子。人们披上五彩缤纷的狮子行头，模仿狮子行走坐卧，俯仰跳跃。粮食丰收了，农民也舞狮子庆祝，一对大狮子带着一群小狮子，嬉戏玩耍，喜庆连连。也有“双狮戏绣球”的舞蹈，寓意家族繁衍生生不息、社会繁荣等。更有文殊菩萨以狮子为坐骑的神话等，都给狮子增添了吉祥和神灵之意。甚至“狮子滚绣球，好事在后头”成了人们盼好的口头禅。

再后来，还进入了“食文化”，淮扬名菜“狮子头”，说是始于隋唐时代。据说唐代吏部尚书韦陟郾国公吃饭时，看到巨大肉团子做成的葵花心，精美绝伦，说犹如“狮子之头”，宾客趁机奉承：“郾国公半生戎马，战功彪炳，应配狮子帅印。”此典故，一是讲了用狮子命名的菜，二是道出用狮子形状做把手的帅印。

狮子的传说有很多，千百年来便逐步形成了美化狮子和深刻寓意、象征等系列文化。

学了历史后，才知道狮子原产地并不在中国，而是在非洲、印度、南美等地。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，打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来往，狮子才进入了中国。据记载，狮子刚进入中国时还在当时的国都引起了不小轰动。从那时起，狮子这个远道客人开始走入中国人的民俗生活，不仅受到礼遇，而且国人对它厚爱有加，尊称之为“瑞兽”，抬到了与老虎不相上下的“兽中之王”的地位。

说到此，冒出两种想法，一是儿时下兽棋争论的狮子大还是老虎大，似乎有了结果。二是觉得引进来的狮子，比现在的国宝熊猫高贵得多，那时狮子已进入神位，是与麒麟等虚拟神兽相并列的吉祥象征。也正是汉代，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徒将狮子视为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倍加崇拜。狮子由王者和勇敢精神，变成了一种象征，在中国形成文化的同时，也成了一种民族精神。

据说在欧洲，狮子的形象并没有被神话，仍是“百兽之王”，象征勇猛、力量、统一寰宇和无上权力，很多贵族用狮子作为象征。在古代的埃及，狮子是战神的身化身，是力量的象征，埃及法老经常把自己的形象与狮子形象混合起来。我想，埃及狮身人面像可能就是代表了这个意思吧。

中国人对狮子的喜爱以致崇拜形成的文化，是不是传进了拿破仑耳朵里，拿破仑才说出了那句“睡狮论”的传世名言？不得而知。

兴来独语

# 盼望一场雨

姚彩霞/文

天公有情绪，它含混的基调唯有褐灰，云与阳光与空气抑郁，却狂热地奔走突围于看不见的背景中。抬头的帐然里，紫薇绽开微笑，一道浅粉淡紫色火焰，轻叩柔软的心扉引|爆滚烫的血液助力疯狂心跳。在婆娑起舞的绿意中，荷花小仙女们暗自择定佳期，一夜之间竟然在荷塘里，抒写了一池轻灵绮丽迷人的诗行。

老者不期而然地从粉墨登场的花仙子前经过，留下清风一般的慨叹：一年一荷花，一岁一白发。

不必在意它是阵雨、雷阵雨，抑或中雨、小雨，哪怕它仅仅是一场冷风、飘风甚至厉风，在人籁天籁地籁的演奏中，在箫管参差，宫商异律，在风吹树动禀气自然的和声里，相信一场及时雨，终将在黑夜或凌晨的寂寥沉睡中造访城市。请郑重地嘱咐自己一句：虔诚地迎接她的到来吧——盛夏的嘉宾，我们每个人以列队待命的士兵身份恭候您。城市的确需要一场甘霖濯洗清洁自己。

持续的高温，闷热的天气，气象部门频繁不断发布的橙色天气预警，是为迎接一场暴风骤雨吗？一场雨，犹抱琵琶，迟迟不肯光临，尽管人们已经苦苦等待了三天、五天，甚至一周。工地上，雾炮车虎视眈眈，巨型的喉咙张开，它所发表的那些高谈阔论，不知怎样翻译，才能够使得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？围挡上方串起无数小巧可爱的喷雾嘴，欢畅轻快地吐着袅袅轻烟，迤迤而去，如果从空中俯瞰，仿佛那是翻滚的云海，设若潜入水下，那一定被当成游鱼吐出的成串气泡，如果你是诗人，定然能感受到这缕缕青烟之中，是诞生在城市里的故土之情，是淡淡乡愁。当你离开后再次归来，就会产生如此殷切的情怀。如果你一生坚守故土，不曾离开，你庞大的根系深植于脚下，而无数花朵就会绽放在你的生命之树，那是对你最美的馈赠，现在，美丽的鲜花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天然沐浴。

有人前去慰问，送水，送酸梅汤、绿豆汤、藿香正气水，大型机械的臂膀举得高，伸得远，掘得深，那些战壕、土山，遮盖粉尘的绿网，整天就在来来往来的行人眼皮底下，只要不打开围挡，你永远都蒙在鼓里，不明就里，视若无睹。钢铁雄壮的身躯，敏捷灵活的动作，令大地震颤，瑟缩，令走近的人们目不暇接，瞠目结舌。

酷暑，烈日，闷热，树叶的油绿被日光晒黑，路面由黑变灰，白发黑灰白头发被太阳黑子弄得灰黄，亢奋或沮丧，只是心情短暂的表演，而无奈，真切刻板地写在脸上，因为谁不想有效愉快地跟上苍说说人情，希望它顺从人类的意愿，包容城市的需求，最终达到天人和谐一致？只是徒劳，愿望无法达成。高温在持续，雨，依旧在预报与期待中徘徊踌躇，热望与热血，热心与热汗，使城市忘我地妩媚，日新月异的节奏，忙碌的人们，带动一座城市朝着未知或既定的前方奔跑，一往无前，披荆斩棘，愈战愈勇。